



罗 孟 文

斗争在杨赣红区与白区

斗争在杨赣红区与白区

罗 孟 文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书是中共江西省委监委書記罗孟文同志写的长篇回忆录。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九三四年冬天紅軍北上抗日以后至一九三七年夏天这段时间里，作者在江西省西南部楊贛紅区与白区坚持斗争的一段经历。他們以少数紅軍的地方部队，与超过数十倍的国民党匪軍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紅軍的伟大行动。以后，在黑云翻滚、星月无光的艰难岁月里，他們仍然坚持地下斗争，利用各种形式孤立反动势力，团结和教育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斗争始終像紅灯一样，閃耀在当地人民的心里，照亮了他們对革命的希望。

本书曾于一九六〇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这次经过作者修訂，再交我社出版。

裝 幀、插 图：張 孝 友

斗争在楊贛紅区与白区

书号1584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89,000 开本737×1092 $\frac{1}{32}$ 印张5 $\frac{1}{8}$ 插页6

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300册 定价(3) 0.50元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前 記

每当我回忆起在楊贛地区这段革命斗争的经历时，心情立即振奋起来。

它象一把火炬，照亮了革命前进的道路：使我从中得到了有力的鼓舞，也使我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楊贛，是当时贛南省楊殷和贛县两县的全称，它是中央苏区西北部的門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这里的广大人民和革命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守前哨陣地，英勇奋战，击退了敌人千百次疯狂的进攻，对保卫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期間，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执行了錯誤的路线，致使整个中央苏区的斗争逐步陷入被动，最后党中央不得不领导主力紅軍北上。留在中央苏区的部分主力紅軍和地方武装，又由于沒有很好发动和依靠群众，与敌人作长期周旋，以致損失較大。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軍民仍然发揚了光荣的传统，与敌人展开了頑强的斗争，牵制和打击了强大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

主力紅軍的伟大行动。

主力紅軍北上以后，楊贛地区的斗争，基本上是当时中央苏区斗争的一个缩影。游击战争的轉移是布置晚了一点，因此損失也就較大。但就是在那烏云翻滾、星月无光的艰难岁月里，革命的火种仍然在这里燃烧不熄，它象黑暗中的一盞紅灯，閃耀在人民羣众的心里，照亮了他們对革命的希望。

作 者 1961.12.

目 次

前 記.....	1
一 牽命到楊贛.....	1
二 與曾山同志會師崇賢.....	8
三 回馬戰齊汾.....	17
四 水火銅鼓頂.....	23
五 碉堡群里的戰鬥.....	32
六 火燒碉堡綫.....	37
七 在坎穴中與水槽下.....	43
八 在革命的緊急關頭.....	51
九 一夜過五關.....	57
一〇 方昌才的一家.....	66
一一 劉繼秀.....	72
一二 兩夜闖文寺.....	80
一三 改名換姓.....	90
一四 周永還血洒茶園崗.....	99
一五 千里奔波為找黨.....	109

一六	风雨同舟胜死亡	116
一七	在艰苦的日子里	125
一八	水生大娘三块钱	136
一九	炭棚三个月	141
二〇	临时省委的成立	150

一 奉命到楊贛

冬天。

这是难忘的一九三四年的冬天。这时，主力紅軍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当时在贛南省委担任組織部长，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和一部分同志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对敌斗争。

一天，中央局賀昌同志来到贛南省委，他找我去談工作。进得門来，一幅战争形势的地图，触目地摆在桌面上，只要注目一看，就会感觉到中央苏区正处在一个狂风暴雨大战前夜的紧要关头。賀昌同志招呼我坐下，眼睛望着地图，神情严肃地说：

“主力紅軍北上后，整个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变得很严重了。目前，敌人又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新的攻势，揚言要在最短的期限内，一举歼灭中央苏区和紅軍，以平息他們的后患。”

賀昌同志把手一挥，加重語气地说：

“我們一定不容許敌人这个阴谋得逞，要給予坚决的反击。我們要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和支援主力紅軍北上

抗日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

接着，他用手指着地图上一小块狭长的地方，对我说：“这里是楊贛苏区，北靠泰和，南临贛州，它象一把利剑，插在敌人的后方。紅軍北上后，这里已成为一个独立作战的区域，对牵制和打击敌人，有重要的作用。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分割楊贛苏区，消灭楊贛苏区，我們則要努力坚持該地的斗争。中央局经过研究，认为你是这个地方出来的干部，情况比較熟悉，所以决定派你回到楊贛，担任特委书记兼第四軍分区的政委，你有什么意見嗎？”

我站起来，毫不犹豫地說：“我坚决服从組織的决定，并且保证完成任务！”

賀昌同志的神态还是那么沉靜，但臉上露出了笑容，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說：“罗孟文同志，形势是严重的，斗争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我們一定能够胜利。好，祝你成功！”

第二天，在細雨迷蒙中，我怀着急切的心情，踏着矫健的步伐，奔赴我所熟悉的楊贛苏区。

楊贛苏区，包括贛县和楊殷两个县，它的中心，位于兴国、贛县、万安、泰和四县交界的地方——均村。东北自兴国的罗坑到西南贛县的茅店，有一百六、七十华里；东南自兴国的隆坪到西北的黃塘、武索、罗园、焦园，有八、九十华里；从东南到西北面又环绕着一条兴国江和贛江。

境內山巒綿延，丘陵起伏，地勢險要，是捍衛中央蘇區的一堵屏風。這個地區，從秋收暴動起，就燃起了革命鬥爭的熊熊火炬。經過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革命的烽火越燒越旺，在一、二、三、四、五次的“圍剿”和反“圍剿”的戰爭中，軍民團結一致，殺敵非常英勇。戰鬥打得最緊張時，黨中央曾派羅榮桓、鄧子恢、康克清等同志，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在黃塘的戰爭中，軍分區司令員陳俊益同志帶領部隊衝鋒陷陣，給敵人以嚴重的殺傷，自己也不幸中彈英勇地犧牲了。經過艱苦的浴血苦戰，終於把敵人打得節節敗退，取得了几次反“圍剿”的光輝勝利。

主力紅軍北上抗日以後，國民黨反动派，和對待其他的革命根據地一樣，集中了大量的反革命武裝，對楊贛蘇區的革命武裝和革命群眾，進行了瘋狂的進攻。在這個方圓不到三百里的地區，陳兵五個師：西南，有廣東軍余漢謀所部的第一、二師；東北，有中央軍的二十八師和七十九師；西北，有偽保安第五師，此外，還有各地的地主武裝和“鐵共團”。他們採取了移民并村，分割蘇區，步步為營，碉堡封鎖，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以及“自新自首政策”等極其惡毒的手段，企圖把我們困死、餓死，斬光殺絕。

我們當時的兵力，僅有一個剛剛改編的紅色獨立十三團，兩個警衛營，一個教導隊，一個政治保衛隊和二十多個區千隊。全區只有七百多條槍。這就是說，敵人不僅在裝備上、彈藥補充上超過我們，而且在數量上也比我們

大数十倍。情况确实是严重的。但是，我們仍然充滿着胜利的信心。这是因为我們有着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几年的革命战争经验，特别是，有着毛主席的軍事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駐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的方針，这就是我們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一个法宝。

我到楊贛苏区第五天的深夜，接到偵察員的报告，余汉謀部第一师从贛州出发，已侵入楊贛苏区的門戶——茅店。我們馬上召集了扎在江口青水塘的部队的連指導員和連长以上的指揮員，开了个紧急會議，部署了伏击敌人的作战計劃。接着，便与一营肖营长率領全营战士，进入棺材岭陣地。这棺材岭的形状，好象一口大棺材，突出在横排的尽头，三面陡削，后面有一座聯絡山。我把四个連分布在岭头和兩側，机枪陣地安排在岭頂上，聯絡山也派了一个排去担任警戒。

战士们筑好简单的临时工事以后，太阳已从东山出土了。太阳光透过山头的雾气，閃爍着耀眼的光芒，雾气慢慢地消失了，远处的山路，滿山的树木，顿时变得清晰起来了。战士们隐蔽在木梓树下、芦丛中的掩体内，有的眼睜睜地望着通向茅店的石阶路，有的在山石上磨擦弹头，有的把馬尾炸彈的黃麻尾巴解下来又系上去，以解焦急的心情，消磨过得太慢的时间。

約莫九点多钟，远处石阶路上，出現了几个人影，我目不轉睛地往前注視着，漸漸看清了那几个人身穿便衣，

头戴毡帽，鬼头鬼脑，东张西望，显然是敌人的便衣偵探。

不一会，敌人的尖兵排在石阶路的尽头出现了，一边搜索，一边前进。刹那间，大队敌人便源源开来。不知死期已经临头的匪徒们，排成两路纵队，散散落落地拉了二十几里路长，大模大样、摇摇晃晃地向楊簕苏区中心闖。

这时，伏在我身旁的肖营长，轻轻地对我说：

“罗政委，白狗子队伍拉得这么长，有点麻烦哩！”

有的战士说：

“罗政委，馬上下命令吧，打它狗入的呢！”

我解释说：现在不能打，还要等下再看。我也感到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敌人兵力比我们多好几十倍，并且又是稀稀拉拉的，分成好几节，路线拉得太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截击敌人的后尾，不能打敌人的先头部队，更不能打敌人的腰間部队，否则，敌人来个反包围，就会造成自己部队重大的损失。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决定让敌人的先头部队与腰間部队大部分越过山去，然后我们即行出击，截击敌人的后尾。同时，命令通訊員通知二营魏营长，迅速控制西北山头的制高点，防止敌人抄我们的后路。

一个連，两个連，三个連……敌人的先头部队、腰間部队终于越过了棺材岭，朝田村、白露那边开去了。后卫部队大约还剩下一个多团，停停走走，走走停停，陆续地进入了我們埋伏的射击地。我看时机已到，举起快慢机，“叭、叭”打了两下信号枪，重机枪、轻机枪几乎同时“噠、

噠、噠”地怒吼起来，步枪一排排地射下山去。这时，敌人的机枪、步枪暴风雨似地向山上还击，迫击炮向我們的陣地乱轰，而且有一部分敌人拚死拚活地向山上冲；我們的馬尾炸弹就象冰雹似地从山上扔了下去，“轰隆”“轰隆”地响成一片。山沟里立刻烟雾弥漫，变成火海。

紧跟着爆炸声，埋伏在兩側的紅軍战士們，以猛虎般的飞速动作，冲向惊慌失措的敌人。顿时，陣地上白刃飞舞，杀声震天。匪徒們大喊大叫，乱成一团。一部分匪徒当场見了“閻王”；一部分連滾帶爬，四散逃窜。一个多团的敌人，不到两小时，被我們全部击潰，死伤近百人。

已经过去的敌人，看到我們占据有利的地形，不敢回过头来增援，拔腿跑掉了。这一仗大大鼓舞了紅軍战士們的战斗情緒。在打扫战場时，有的战士幽默地說：“这棺材岭倒也名符其实，变成了敌人的天然棺材啦！”

这天傍晚，我們撤出棺材岭，走到石茺洞，遇見了当地的区干部与赤卫队，又配合他們截击了敌人的后尾，杀伤敌人十多名，并繳获两匹战馬和一部分軍用物資。但敌人在第二天来了一个报复，把石茺洞的村庄几乎全部烧光了。

我們轉到特委所在地的均村以后，就采取了时而分散活动，时而配合作战，时而隐蔽休整，时而主动出击的游击战术，不断地給敌人以杀伤。先后杀伤了敌人几个連的主力部队，打垮了均村反动头子陈石庄的所謂兴国县

“鏟共團”的地主武裝。

一九三五年二月間的一天，正是農曆除夕。我帶了兩個營由鰲沅轉移到黃泥坑。半夜里，偵察員和群眾跑來報告敵情，說一個團的廣東軍追蹤而來，企圖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特委當即決定迎擊敵人，並迅速下達了戰鬥計劃：第一營第一連占領坑口東山下陣地，二、三連和團部在正面高嶺上，二營在長告尾牽制敵人。

戰士們這時剛剛吃過年夜飯，聽得有仗打，一個個興致勃勃，眉飛色舞，談笑說：“好哇，打銅爆竹過年，好熱鬧呀！”“白狗子趕來給老子拜年，拿什麼果子招待呢？”“請他們吃洋花生米嘛！”“請他們吃鐵湯圓，銅湯圓！”“宰幾條廣東豬，叫他們扛回去加餐，脹死他們！”“哈，哈，哈……”這種高昂的士氣，如同巨雷爆發前的閃電，是那樣地光彩耀眼，實在叫人振奮，叫人喜歡。

拂曉，一陣急促的槍聲和震撼山谷的迫擊炮聲，撕破了黎明的帳幕。炮火打到山頭，發出淒厲刺耳的尖嘯。濃密的硝煙，帶灰黃色的幕布，低低地懸掛在陣地的上空。炮聲剛剛停止，激烈的槍聲隨之而起。敵人兵分兩路，從我右側和正面，發起了瘋狂的猛攻。

黑鴉鴉的匪徒們很快地逼近了陣地跟前。隨着兩聲信號槍響，我們的機關槍、步槍，象鍋頭炒芝麻樣，馬尾炸彈，象千百面大鼓一齊響起。戰士們勁頭越來越高，一個個從工事里爬出來，有的興奮地打手榴彈，有的目不轉睛

地打着机关枪，有的用步枪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高喊：“狗入的，你来呀，你来呀！”

疯狂的敌人，这时变成了罾子里的乌龟，在我们阵地前沿三、四十米、百把米的地方，你挤我轧、乱蹦乱跳，开始那种嚣张的冲杀声听不见了，只听得一声声喊爷叫娘的凄厉叫声。几十个匪徒以各种姿态，象死狗一样，东一个西一个躺了下来。那些身上还没有“开花”带血的匪徒，一个个抱头鼠窜，跌跌撞撞地滚下山去。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战机，我们也很迅速地撤离了阵地。

杨贛的革命人民和革命武装，在这一短短的时期里，接二连三地不断地出击与伏击敌人，使敌人大为震惊，因此，敌人更加恼羞成怒，出动了各路兵力来“追剿”“围剿”“搜剿”我们，发现我们便跟踪追击，聚而围攻。同时还采取“移民并村”“步步为营”“碉堡政策”“三光政策”“自新政策”等毒辣手段，来破坏我们党的地方组织，企图隔绝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我们的活动因而愈来愈困难，斗争也愈来愈严酷了。

二 与曾山同志会师崇贤

紧张频繁的战斗继续了两个多月，到了三月初，敌人的进攻突然比较松缓下来。我们感到很奇怪，为了摸透

敌情，一方面让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休整，一方面就派人四出偵察。不几天，情况弄清楚了：原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同志领导紅二团、紅四团，自宁都向公(略)、万(安)、兴(国)根据地的崇賢挺进，敌人因此急忙从楊贛一带抽走兵力去堵击这支部队。获得这些情况后，我馬上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形势的变化。我們分析：敌人收缩楊贛地区的兵力只是暂时的情况，在堵击了紅二、四团之后，必然会增加对紅十三团的围攻，那时紅十三团就将处于更加不利的环境。因此，必須迅速地突过敌人的封锁线，尽快地摆脱不利的地理环境。至于往哪个方向突围好，当时实在頗費躊躇，往西有贛江，往南又是兴国、于都、信丰等江会合的贛江，往北是白区，看来只有向东：一方面可以去公万兴苏区，到兴国，另一方面，往东很可能与曾山同志会合。这样，不但可以帮助紅二、四团反击敌人，而且，对我们目前与贛南省委失去联系、今后该怎么办，也能得到上級的指示。现在来看，往东突，实在不如往南突。往南固然有鄱都河之隔，但那一带“围剿”的敌人薄弱，此去贛粤边的油山的路程較近，一突出去，就大有周旋的余地；往东则反复冲杀于敌人的碉堡之間，在軍事上仍然处于被动的地位。那次特委会议经过充分的研究，最后决定率领第四軍分区、紅十三团、楊殷独立营、机关干部和群众向东——公(略)、万(安)、兴(国)苏区轉移，突过敌人的封锁线；于是，我們很快把部

队集拢到义渡，整编成四个连，决定从蓝田突过封锁线；另一路由杨殷独立营负责保护干部队和跟随我们的几百群众，由墩丘以东的黄土岭突过封锁线。敌人的封锁线是沿着兴(国)泰(和)公路建立的，公路两边驻有重兵，山头、路口筑有碉堡，关隘要道则碉堡成群，组织交叉火力严加封锁。因此，决定突过封锁线的时候，我们不主动打枪，以免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受到重大损失，如果敌人发现了加以阻击，就是拚刺刀、拚手榴弹，也要突过去，决不后退。

三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大约十点多钟，两路部队同时从野猪窝出发。我率领的这一路前面派了一个尖兵排，全部好枪好弹，每人两颗手榴弹，一把马刀，由一营营长肖炳泉和第一连连长马建章带领。尖兵后面，一、二、三、四连顺序而行。第四连担任后卫，出发时晚走一步，与第三连大约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这天晚上虽是月中天气，但天上乌云密布，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北风“呼呼”地叫着，细雨一阵阵飘来，四下里漆黑一片，几步以外就看不清人影。为了便于黑暗中联络，每人颈上围一条白毛巾，尖兵排与后面的部队只相距百来步。由于尖兵和一、二、三连的战士都是轻装，行军速度较快；第四连的战士要背负一些军用物资，走得比较缓慢，尖兵排和一、二、三连虽几次停下来等候一阵，但是，距离还是渐渐地拉远了。

部队爬了几个山头，又走了一段小路，就插进长龙后